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

第三回 途中遇美倭豎行兇 店主失言貞婦遭劫

可憐這個志士威廉亞卑涅，自從係了鐵檻後，天地黑暗。這些狼如虎貪如狼的獄吏，當他狗馬一樣看待，踐踏鞭撻，任意施為。加以這些地方空氣腐敗，太陽又照不到，衣服也穿不夠，吃也吃不飽。體魄衰弱，顏色憔悴，實在難過。雖古人說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」，然想起國民的前途，好像暗暗長夜，不知幾時才可以復睹天日。慨慷悲泣，是不能自禁的了。卻說亞卑涅的夫人安氏，生得很標緻也很聰明，與亞卑涅兩個伉儷是翹篤的。忽然聞亞卑涅被約翰王監禁，他這還了得，悲憤填胸，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著。但是一個柔弱的女子，幹得甚麼事出來呢！只管抑抑鬱鬱過日，自是無可如何的了。然親切慈愛，婦人們必有這種特性的。於是日夜祈禱，祝他夫君在牢獄裡頭平安無事，將來快一點兒出獄。到了禮拜這一天，他一定親到倫敦某街一個禮拜堂那裡，代夫祈禱。這個禮拜堂離他的家裡大約三里多，年中不問颶風下雨，總沒有間斷的。

不料那個約翰王的嬖臣叫做敬康的，近來同著他的屬官佐治巡視各處地方，順便偵探民間的舉動。有一日到巡視完了的時候，正要回首府去。剛剛行到隔倫敦不遠的負郭地，在路旁那間咖啡店吃一杯咖啡，略歇一歇足。同這個店主說東講西。那個狡猾點智的敬康，無端向那個店主問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做這裡的店主已好久麼？我們本為除盜安良的官吏，因為查察民間的疾苦，巡視各處地方的。這回巡視，見古來的政治沿襲既久，少不免有許多流弊。幸虧世運還有轉機，到處山村僻野的人民，他們的智識都長進起來。甚麼討論會，甚麼演說會，到處都有了。又這些熱誠愛國的人物，議論朝政，縱談時事的也還不少，與從前的頑固陋劣真是差得遠的。這個地方的情形是怎麼樣？也有愛國會、演說會沒有呢？有所謂志士的人物沒有呢？」那個慧誠愚直的店主那裡曉得世途上有這些險山巖，聽他一番說話，直當他做志士看待，很賞識他的熱心。心中說道：「不料今日官場中還有這等人物！」便答道：「今日朝政這樣腐敗，人民受盡痛苦，不消多說，大概總可曉得的。一有愛國的志士出來少少運動說話，少少激昂，就被那野蠻政府拿去了。原來演說開會這種事情，亦不過想開發民智，激發起各人愛國的熱心。何曾有妨害公安，可驚可怪的舉動？那種橫暴官吏，初不管甚麼，一見這樣事便去干涉起來。近來有一件最慘目最傷心的事，就是前兩個月，那志士威廉亞卑涅被監禁的事。貴官想是知道這個人了。因為他從前有一日在演說會演說，有一兩句講起現在朝政有不妥當的事情，就被定了監禁五年的罪。貴官也想聽見了，最可憐是他的娘子。他的娘子叫做安氏，自從他的丈夫入獄後，倉皇奔走，都沒有一個法兒想出來。只得祈禱上帝，保他夫君無恙。每逢禮拜日，一定自他的鄉村跑出倫敦，月月如是。見他的人，是沒有一個不感他的至誠，憫他的不幸的。今天禮拜，一早又向倫敦去了。想這時候不久就要回家，回時一定經過這裡的。」話還未說完，那個咖啡釜裡水剛煎乾，店主大吃一驚，趕緊拿一個手桶，往這邊的小河子汲水去了。才走得幾丈，遠遠望見有一二十歲的婦人蹣跚而來。心中想就是亞卑涅的夫人，為夫祈禱回至這裡來的。

卻說安氏近來身體不爽快，這一日又有些感冒，一到這店子門前，叫一聲「失禮」，就憑著這張椅子，背著人喘氣，喘個不下了。這敬康兩個見了這個婦人，心中就想是剛才店主所說的女子了。不一會店主汲水回來，見安氏這樣形狀，彷徨無措。忙由箱子裡頭拿出一點兒甚麼丸藥，來給他吃，再倒了一杯開水，給他送下去。老人家經驗得多，一見就知他是生氣還是心痛。所以一陣間，安氏的精神就復元了，少不免向店主叫一聲費心道一聲多謝。店主說「那裡話」一聲，就對這邊兩個低聲說道：「他就是剛才所講亞卑涅志士的夫人了。」

佐治聽了，再瞧安氏一瞧，見他貌美而豔，雖略帶一二分病容，越發見他好像煙籠的楊柳，困雨的海棠一樣。心中就想起前日我正要找一個體面的婦人獻去上官，將來博多少好處。這不是最合適嗎？於是眉飛色舞，不辭不謝，就離這間店子，跑出去了。他兩個本來是知道安氏所住的鄉村的，先在半路等著。不一會，安氏果然從這條路回家裡去。他兩個拔出一把芒光閃閃的利劍，攔住這條路。安氏見這種情形，魂飛魄散。佐治更厲聲叱他道：「你是誰人？由那裡來這個地方呢？」安氏見事太離奇，摸不著頭腦。細想：在這近旁，一定曉得我的來歷的。若說謊也是瞞他不過，不如直白說出，或憐憫我，不大為難。就對他說道：「妾家是農家，離這處不過一兩里路。前兩個月，因良人定了監禁五年下了獄，所以每逢禮拜，就去倫敦的禮拜堂，為夫祈禱。」佐治聽他的說話，就冷笑道：「上帝的力如果可以要人出獄，則政府何用設這些法律呢！犯罪的囚人又如果能祈禱得上帝救他出獄，又那一個不去做賊呢！你想要你丈夫快快出獄，祈禱上帝不如請求我們，跟著我們去還好。我們就令不能出甚麼法兒，然五年的監禁輕減一兩年，總該可以辦得到的。你想減輕你丈夫的罪，還是加重你丈夫的罪，就在這時候決斷了！我明對你說，我們就是掌法庭的官吏了，抑揚高下全在我們的手裡。當日定你丈夫威廉亞卑涅的罪，也由我們指揮的。」是時安氏又氣又憤，疾聲大罵道：「你們已經文致羅織誣提我丈夫的罪名，今又要恃勢橫行凌辱婦女！人面獸心，毫無道理！今日身可以死，頭可以斷，至若屈節破操的事情，則斷斷不依的！就將賤軀的血灑你們的刀罷了。總是齊婦三年不雨的仇，鄒衍六月飛霜的怨，一定有以報復的，隨你們怎樣辦法罷！」佐治聽了這種說話，憤極，就罵道：「不受栽培的狗奴才，你敢這樣大膽麼！」就拔劍向安氏劈去。

安氏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